
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詳解卷九

宋　胡士行　撰

周書

洛誥第十五

大甲復亳成王卜洛而伊尹周公告歸所以處大臣之變嚴萬世之防也然周尚有頑民未定故公未得遽去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使來告卜作洛誥

此序與召誥相顧成文

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還子明辟君政

先此周公攝政王之為君未明也今公歸政而王即政則為明辟矣

王向日如若弗敢及天基命文王命之始定命武王命之成予乃胤繼保大相視東土洛在鎬東其基始作民明辟

向也王如恐不能及文武之基命定命也予乃繼保之以營洛　洛邑既成則中天下定四海王其始為民明辟矣

予惟乙卯（攝政七年三月十二）朝至于洛師（衆所在）我卜河朔（北）黎水（卜不吉）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渡河而南今河南王城定鼎之所）惟洛食（先用墨畫龜而後灼之兆循墨而行如食則吉）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下都遷殷民之所）食伻（使人）來以圖（地圖）及獻卜（卜兆）

召公前卜定鼎之所矣未卜遷殷之地故周公至洛并兩地皆在卜之　黎在河北去紂都近商民所欲周公不欲重拂民而天意不在也乃渡河南而卜焉洛在澗西跨瀍東故瀍東澗西皆歸之洛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美來相宅其作周築匹配休天休命公既定宅伻來注絕句來視示予卜休恒常吉我二人王公共貞正固保守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求公誨言

公復辟告歸而王留之

周公曰王肇始稱舉殷盛禮祀大享于新邑咸皆秩序無文祀典未載者予齊整百工官伻使從王于往周予惟曰庶庶幾乎有事王有大事為以慰天下今王即命當即出命曰記錄功勳功宗

最大者以功作元大祀祭之記功宗功之大元祀祀之大惟命巾命曰汝功臣受命褒賞之命篤當厚絕句注弼助王室丕王人當大絕句視功載功臣載書乃汝主其悉盡自自任教丕視之公以教工百官

定都之初肇舉盛禮享羣祀修曠典有祀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終奠中土祈洪休也人主齊祓一心對越天地以此精明放於四海助祭諸侯下逮胞翟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君心萃天下之

道莫要於此公也齊百工以從王於洛庶幾贊新政以有事焉耳王當即出命以宗功作元祀記人之功小大有序公襃賞激勸之權以勵百工而申命以啓其篤弼之忠凡載功之書大加閱視以示羣工之敎此皆王所當自服者也可復如前日之倚重於公乎兹汝受命篤我周邦受天厚矣弼丕當輔大天命夏云即命元祀公欲禮樂自王出也王乃命公曰汝受文武之命當厚輔我

孺子（公以家人呼王）其朋（念朋比之禍）孺子其朋其往（戒其自今以往）無若（如）火始燄燄（微然）厥（其）攸（所及）灼（灼然）敘（有次序）弗（不）其絶厥若（順）彝（常道）及撫（安）事（國事）如（似）予（周公）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使）嚮即（就）有僚（官聯）明（昭）作（起）有功（事功）惇（厚）大（廣）成裕（寬裕之德）汝永有辭

前告王以自教工矣此申告以教工之道最作有朋比朋比之禍始微終著惟撣其若彝撫事如予者用之於明作之中有惇大之裕則永有令聞矣漢文近

惇大而無明作漢宣近明作而無惇大於此見周之治體非後世可及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雖小惟終王業所賴以善終汝其敬識百辟諸侯享心奉亦識其有不享心不誠享多儀威儀之敬儀不及物心不敬則升降俯仰之間必有不與物相及者惟是曰謂不享惟不役用志誠敬于享凡民國人皆化之惟曰不享無尊上之心惟事國政其爽差侮僭

此告王以統御諸侯之道也儀誠敬之寓也惟敬能識之

乃惟孺子頒行朕公不暇前所未暇為者聽朕教汝于棐助民

彝常性汝乃是不蘉勉乃時是惟不永哉篤厚敘次乃汝

正父武王所行皆正罔不若如予公不敢廢乃命王如公行武王之道則民不敢廢王命

此告王以教養兆民之道也

汝往洛敬哉茲予其明農退老明農事哉彼往彼新邑裕能寬裕我

民無遠民用皆用戾来呂云彼裕民之道無遠棄違戾之言斯須不可離也

此公與王訣別之辭民為邦本故重言之

王若曰公明保(師保教誨成就)予沖子公稱(舉)丕顯德以予小子揚(奉)文武烈(功)奉答天命和恒(常)四方民居(安)師(衆)惇(厚)宗(尊)將禮(肇稱殷禮)稱(舉)秩(序)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光者明之發)于上(天)下(地)勤(不息)施(施教)于四方旁(徧)作(起)穆穆(民敬心又云王穆穆之德)迓(迎)衡(太平)不迷(惑)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謹)祀

此王頌公功德而留之也文武之烈盛矣不揚之則不進必退矣答天和民稱祀皆揚烈之事非公不可

曰明曰光公之德文武之德也勤者所以運此德於不息也迓迎其方來不以目前之治爲足也公之勤施至則文武之教勤益大昭明於天下而不迷矣予小子垂拱仰成謹其祭祀而已予之歸重於公如此公可去乎林云政必大臣而後明禮則人主所當敬

王曰公功棐助迪啓篤厚罔不若如時是前所言徃天下無不順而是之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自此朝以後即辟于周洛命公後封公子伯禽於魯四方迪始開亂治之端未定于宗尊上禮亦未克敉寧

公功（禮未定則功未敉）迪（公留啓迪）將（助）其後（后來一云命公后）監（監宰）我士師（衆）工（官）誕（大）保文武受（受於天）民亂（治）為四輔（左右前後）王曰公定（留）予往（新邑）已公功肅（敬）將（大）祗歡（天下敬樂之）公無困（捨去困我）哉我惟無斁（厭）其康（安民）事公勿替（廢）刑（儀法）四方其世（世來世享）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洛）承（安）保乃（汝）文祖受命民越（及）乃光（增光）烈考武王（王以文武挽公）弘（大）朕恭（敬大其敬者使不以前日之敬王為足也）

此公以文武許為王留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厚）典（法則）殷獻（賢）民（人）亂（治）為四方新辟作（為）周（周家一代）恭（恭敬之君）先（第一由後溯為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篤恭而天下平）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衆卿大夫）越（及）御事（治事之臣）篤（厚）前人（文武）成烈答其師（衆望）作周孚（信德之臣）先（第一）

此立治之規模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也恭治之原治原自君出臣但作孚信之先而已蓋不欺者臣之大節也

考察朕昭明示子王刑法乃單盡文文王祖德伻王使注云大武使
來我來毖謹治殷殷民乃命寧命之以寧呂云命如射命中之命期必之辭予以秬
黑黍鬯香草二卣中尊曰明潔禋精意以享拜手稽首休以治之美享祭告
予不敢宿經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順篤厚敘次無有遘
遇至自疾自疾害之事萬年人皆厭飫于乃汝德殷民乃引日漸月漬
考有所成王伻使殷民乃承繼序次敘萬年其永長觀仰朕
我子子孫懷感德
公昔所以示王者文德而已今王使公留而來寧殷

民公既許留即告文武一去一留對越無愧遂勉王以惠篤敘無遺疾以成寧殷之效而至于萬年也夏云王伻來命安慰我以二卣使我明禋拜稽以休享我以時不敢宿王命於家即以禋於文武

戊辰十二月晦王在新邑烝冬祭祭歳歳盡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告神之册逸史逸祝册讀其辭以禱神惟告文武周公其後命周公子伯禽王賔助祭諸侯殺殺牲禋禋祭時咸皆格至王入太室清廟祼圭瓚酌鬱鬯酒獻尸尸太室受酒不飲因灌於地王命周公後作册命伯禽之

書逸（史逸）誥（告伯爲）

此史記當時事也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史記公攝政之年也

多士第十六　周書

成周（王城下都之總名一云專指下都）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慰安之）作多士

多士惟三月（七年之明年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貴之也

洛邑始成以周公衮舄臨之於此發王命焉光景之新繪畫莫陳序言頑民賤之也所以記其實書云商士貴之也所以開其善

王若曰爾殷遺餘多士弗弔商道不至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受天佑命將奉天明威致行王大公罰勑正殷命終革于帝肆告爾爾多士非我小國周自謙敢弋如弋取鳥殷命惟天不畀予殷允信罔無有固堅亂栽培傾覆天道然弼天助我我其敢求

位惟帝不畀予殷惟我下民皆秉秉心為為周惟天明畏

味其言矜憐懇惻略無忿疾之意不知商民之為頑

也

我聞曰上帝引退逸逸豫之人有夏禹不適縱逸則惟帝降下格至嚮意在于時禹夏弗克庸用帝大淫泆縱有辭播人口惟時天罔念聞桀厥惟廢元大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代夏俊賢民人甸治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致敬鬼神聚其德而神明之亦惟天丕建立保佑乂

治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天心罔不配合天其澤澤民

此援商代夏以為殷監也

在今後嗣王紂誕大罔顯明于天天理矧況曰其有能聽念于先王祖宗勤家創業之難誕淫過厥泆縱罔顧問于天顯天之明威民祇民之敬畏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紂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亡罔非有辭無辜之辭于罰受罰

此言紂之所以亡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大靈善承奉帝天事有命天命周曰割正治殷紂告勑正于帝上帝惟我事不貳適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惟故爾殷王家我適適我周予其曰惟爾殷洪大無度法我不爾先動自從乃殷邑自取禍予亦念天即就于殷大戾罪肆故不正

此言周之不得不興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此其遷居商民西自河北而洛為西爾非我一人奉承德不康寧安靖時此惟是天命無不可違朕

不敢有後(遲留天命)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注絕句)有冊書有典(則法)殷(亦)革夏命今爾又曰夏(夏王)迪(啟)簡(拔)在王(商王)庭有服(列)在百僚予一人惟(只)聽(主)用德(有德者)肆(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貴之)予惟率(皆)肆(大)矜(憐)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告以遷商之故因其以商迪簡下至怨周不用而告以用德使踐修以應周之求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奄國)予大降(下)爾四國(管蔡商奄)民命

教我乃明致天罰移遷爾遐逖棄遠妹土世習比近事臣我宗周多為遜順踐奄之餘嘗降命教爾矣猶未同故不得不明致罰以遷之然豈若屏之遠方者哉密爾王室正以玉成爾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教有申重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無攸所賓外一云賓禮外朝者亦惟爾多士攸服事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庶有長有爾

土新邑所居爾乃尚寧安幹立止居爾克敬天惟畀予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但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是宅安爾邑繼續爾居爾厥有幹立有年永年于茲洛爾小子子孫乃興起從爾遷遷善王曰又曰時予我注乃或言教注爾攸所居遷此絕句絕句以居

予之忠厚乃詳告爾所以遷居之故若他人則有威行以裁之耳奚若是諄諄哉注云爾當是我勿非我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也王曰之下必有

脫簡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師長尊而不親族黨親而不尊嚴厲潤澤不得而兼焉此篇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以至壽夭之際此合師長族黨之言也

周公作無逸

無逸治源也

無逸周公曰嗚呼（更端七言嗚呼歎王聽也）君子所（居止）其無逸先知

稼穡之艱難乃後逸處安逸地則知真知小人之依所依相視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叛注絕句既誕大欺否不答則侮厥父母曰昔古者之人無聞知健行不息天德也君德也以無逸為所如魚水獸林安之而不得離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大戊嚴謹重恭降下寅肅莊畏兢業天命注絕句自度以天自律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有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武丁時舊勞于外為王子時

父小乙使居民間爰曁及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信陰默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和不敢荒寧嘉善靖安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太甲不義惟王敗度敗禮舊為小人居桐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於庶民中加意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此無逸之驗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

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無逸之反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損）畏（祇）文王卑服（卑下其事注云惡衣服）即（就）康（安民）功田（養民）功徽（美）柔（徽則柔而能立）懿（美）恭（懿則恭而有禮）懷（念）保（安）小民惠（愛）鮮鰥寡自朝（日出）至于日中昃（日側）不遑暇食（急於養民緩於自養）用咸（大）和萬民文王不敢盤（樂）于遊田以庶（衆）邦（侯）惟正（正道）之供（應庶邦取法注）

云所供貢惟正不以盤遊役之文王受命即位惟中身五十厥享國五十年
紂在上而文王以方伯欲率侯邦以和萬民其勤勞
如是也無逸之驗如此後世猶有為文王憂勤損壽
之說以啓人主之逸如鄭玄者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
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暇曰今日且耽樂乃非民攸
所訓為教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
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昔之人猶胥訓告

格言訓迪　胥保惠善道保養胥教誨民無或胥譸誑張大為幻惑此厥亂君不聽人乃訓化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法至于小大民否不如意則厥心違背怨否則厥口詛罵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允蹈哲真知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總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止不敢含藏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君道不寬綽緩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

同是叢聚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

無逸圖揭七嗚呼而列之屏真百王龜鑑也

尚書詳解卷九

尚書詳解卷十

宋 胡士行 撰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不喜久居重位

周公作君奭留之

周公昔有明農之請矣不欲居成功也召公之不悅此意也或以為不悅於周公誤矣

君奭周公若曰君召公封燕奭以名相命周初猶質弗弔殷道不至天降喪

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業）永（長）孚（信）于休（美）若（順）天棐（輔）忱（誠）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後）出于不祥（美）

殷喪而周受之天何常哉其休其不祥我敢曰知以必之天哉惟盡吾誠而已

嗚呼君（奭）已（向已嘗）曰時（是）我（在我）我亦不敢寧（安逸）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於）我民罔尤（怨）違（背）惟人（在人）

我不敢知惟疾敬德之說召誥言之是召公往日所

言已曰在我可必而已予敢寧帝命而不念其威乎

天民一也民無尤違責亦在人召公正當與周公共圖之可去乎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承上天下地遏絕佚失前人光在家不知注絕句天命不易天難諶信乃其墜命弗克經歷久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敢克自謂能有正正君迪啟導惟前人文武光明德施用于我沖子成王

天之命前人之德後人未必深知也萬一有之遏佚

弗經歷之禍可不凜凜　故予非敢謂能正君而其以前人光施之沖子者則不敢怠召公可不體此而勿去乎

又曰天不可信不敢知我道我之道惟寧王德延長天不庸釋輕廢于文王受命所受

天無聲臭儀刑文王求天於天不若求天於文王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感于皇天徧覆包含以形體言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太甲以先朝老臣呼為保

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以主宰言巫咸乂治王家

天帝一也此章對言之則見聖賢之分焉帝以存主言也天則渾然天體不可以存主言也前之尹即後之尹而後之甲戊非前之湯也咸之治功在王室而精微之蘊猶愧二臣故別言之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舊學率循惟茲此道有陳列保乂有殷

湯甲戊有聖賢之異尹事湯甲有前後之異咸陟扈
有優劣之異巫賢甘盤各著一朝均為乂殷無所疑
混　舍說舉盤者盤源說委流　先河後海也一云率
惟有陳以下乃總結伊尹以後一代輔相之事
故殷禮祀陟上配合天多歷年所天惟純全佑命則商
實富貴百姓民
此輔相有人之效也夏以百姓為百官族姓
王人商王夏氏以為王人雖微之王人　罔不秉守德明顯恤比小臣內言

小臣舉其目也小則大可知屏藩侯甸外言侯甸舉其綱也矧咸內外皆奔走宣力

惟茲此惟德稱舉用乂助治厥辟君故一人有事政事于四

方若卜筮神罔不是孚信

此亦輔相之效也　王秉德以明恤內外之臣而內

外之臣皆稱德以助王苟有為焉民有不顯若者乎

公曰君奭天壽所壽者平至平無私格道徹三極之君一云至也保乂有殷

有殷嗣紂天滅亡之威可畏今汝召公永念則有固定命厥亂

治明我新造立邦

天所壽者平格無私壽也保殷方切紂不平格則遽奪之矣何可常也召公能永念則天命乃固其相與亂新立之周邦可也而可去乎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制注絕句）申（重）勸（勉）寧王（文王）之德其集（合）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庶）克修（治）和（柔）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封國）叔（字文王弟）有若閎（氏）夭（名）有若散（氏）宜生（名）有若泰（氏）顛（名）有若南宮（氏）括（名五臣共輔文王）又曰（文王猶曰）無人能往來（奔走）茲迪（道）彝（常）教文王蔑（精微）德降（下）于國人

亦惟五純佑助秉執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是昭顯文王
迪蹈行見顯見冒下覆民聞上聞于上帝天惟時受有殷命哉
劄申勸詩帝謂文王之意也注以亦惟純佑為文王
亦如殷家惟天所佐佑
武王惟茲四人孔云虢叔先没尚庶迪輔武王而行有祿天祿後暨及
武王誕將天威咸皆劉殺厥敵紂惟茲四人昭武王惟
冒下冒天丕大單盡稱舉德武王之德在今予小子旦若游浮度
大川無津涯予往暨汝奭其濟渡小子成王同如未在位即政

時誕召公大無我責責我收召公强留收藏若罔不勗勉不及所未到耇老造成德不降下我則鳴鳥鳳凰太平乃出不聞矧曰其有能格感

文武聖人猶以五臣四臣而興召公可舍成王而去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兹前所舉商周輔相之事我周受命無疆惟休美亦大維艱難告君乃猷謀裕寛裕之道我不敢以後人迷

裕則休逆則艱矣君與我當交盡其心可也

公曰前人文武敷開乃心乃悉盡命汝作汝民極準命汝為民立極曰申命汝明勗勉厥偶配佐王王者在亶信乘服職茲大命文武命惟文王德丕承舉無疆之恤惟難

前所監者我之說公猶可辭也此文武之命尚可辭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確信非苟言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亂肆念我天威以殷獲轍念天可畏予不允信惟若茲誥

予惟曰襄[助王格天]我二人[在我二人]汝[君之心]有合[於我]哉言[亦言]曰

在時二人天休[休則無畏矣]無滋[益]至[來]惟時二人弗戡[亦不敢當之以自恃]其汝克敬德明[顯用]我俊[賢]民[人]在讓[注絕句]後人于

丕[太平]時

監殷則天威矣我二人可不自警縱使威已爲休猶

合弗當益克敬求賢以圖無疆之恤太平之時付之

後人今日則未可言也

嗚呼篤厚棐[輔]時二人[二公]我式[用]克至于今日休我咸

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之處罔不率俾

將成文王功以冒海隅可以今日休自足乎

公曰君予不惠順汝欲去若如茲此多誥予惟用閔憂于天越及民

天民之責至無窮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汝知民德民罔尤違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善終之難祗敬若茲止其所往敬用治

敬則誠誠則不息民德終則天休亦有終矣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居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始猶望蔡叔之改終則已矣乃命仲周公豈藏怒於叔哉

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法誅管叔于商囚制其出入蔡叔于郭鄰中國外地以車從車七乘少降霍叔罪輕于庶人三年不齒録三年後封霍蔡仲子蔡叔克能庸用祗敬德周公以爲卿士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親賢邦封之

蔡

此史敘作書之意

王若曰小子胡仲名惟爾率循德文王德改行叔行克愼厥猷

道肆故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就乃封敬哉爾尚庶蓋

掩覆前人叔之愆過惟忠惟孝爾乃邁進迹行自身自仲為一

國始封之祖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子孫率乃祖文王之彝訓

無若如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常親惟德是輔民心無

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質文異尚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强弱異態

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審厥初始惟思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勉乃攸所立績功睦乃四鄰鄰國以蕃衛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循自用中中道無作敢為聰明亂舊章法詳審乃視聽罔以側巧言改厥度常度則予一人汝嘉美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東伐淮夷成王即位淮奄又叛遂踐滅奄作成王政亡一書

成王既踐奄將遷徙而化之其君於蒲姑齊地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亡一書

多方第二十　　周書

與多士辭一口出入

成王歸自奄踐奄在宗周鎬京爲天下所宗誥庶邦作多方

多方惟五月丁亥即政明年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

若曰猷道告爾四國多方因管蔡商奄并及多方者示其公也惟爾殷侯

尹長民我惟大降爾命教命爾罔不知洪大惟思圖天之

命弗永長寅敬念于祀祭惟帝天降下格戒譴告于夏桀

有夏誕大厥逸豫不肯慼憂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

日終日一勸勉于帝之迪道乃爾攸所聞厥桀圖帝之命
不克開明于民之麗所依附乃大降罰崇重亂有夏因甲
于內亂妹喜不克靈善承奉于旅眾人罔丕惟進用之恭
恭德洪大舒慢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貪懫忿日日日欽尊敬
劓殘割害夏邑天惟時是求民主乃大降顯明休美命
于成湯刑殄絕有夏惟天不畀予純大乃惟以爾多方
之義民夏雖多有知義之人桀不能用不乃不克能永長于多久享享國惟
夏桀之恭所敬多士眾人大不克明保安享有于民乃胥相

惟虐于民至于百百端爲所爲大不克開明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大代夏作民主愼厥麗君道所依乃勸勉厥民刑儀法用勸勉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察囚因情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放宥無辜亦克用勸勉于愼罰今至于爾辟君紂弗克以爾多方享有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輕釋廢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君紂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屑屑數數有辭民傳播

天非棄殷也殷自棄爾

乃惟有夏（更說桀）圖厥政不集（成）于享天降時喪有邦（湯以七十里閒代之）

此言桀之所以亡也

乃惟爾商後王（紂）逸（安）厥逸（豫）圖厥政不蠲（潔）烝（進善）天惟降時喪惟聖（通明之稱非大而化之聖）罔念作狂（惑）惟狂克念作聖（天以此望紂改不遽絕之）天惟五年（以湯故遲遲）須（待）暇（緩）之子孫誕（大肆）作民主罔可念聽（無一善可聽可念）

此言紂之所以亡也

天惟求(民上于)爾多方大動(警之)以威(祲祥譴告)開(發)厥(其)顧天(能受眷顧於天者)惟爾多方罔(無能)堪(當)顧之(天眷)惟(獨)我周王靈(善)承(奉)于旅(衆)克堪(當勝)用德惟典(主)神天(祀)天惟式(用)教我用休(善)簡(大)畀(予以)殷命尹(君正)爾多方

此言周之所以興也靈承者承接拊循可近不可下也克堪所謂德輶如毛民鮮克舉者也其勇過孟賁矣力薄而私欲奪之則不克舉矣典神天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也式教用休者天理日新左右逢原恩

也或起之行也或翼之用以昌大休明也天命周以定於一矣爾多方猶有洶洶不靖者欲何為也

今我曷何敢多誥我惟大降下爾四國民命教命一云天命言告民以天命夏云與汝生命言不誅殺爾曷不忱誠裕寬之于爾多方忱誠則寬裕不復躁擾各安於其國爾曷不夾協介助乂治我周王享有當天之命天之所與不可毀天之所廢不可輔今爾尚庶宅安爾宅居畋耕爾田爾曷不惠順王周王熙廣天之命此望其從教也

爾乃迪開導屢屢數不靜猶不安靜爾心未愛有愛爾乃不大宅安天命爾乃屑輕播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常圖乃謀忱見信于正不典而圖信於正道何不自反之甚我惟時其敎告之大誥多士之誥我惟時其戰要囚之東征踐奄之師至于再三監淮夷叛至于三成王即政又叛乃有今若又不用我降爾命敎我乃其大罰殛誅之不可望恩貸非我有周秉執德不康安寧靜乃惟爾自速辜

此戒其不從敎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事

我監王命監成周之民者五祀年越於惟有殷多士有助於成周者胥眾胥伯之長小小官大大官多眾正官長爾罔不克臬守法自作民有自作不和者爾伯正惟和和調之哉爾室親近室家不睦爾惟和哉爾邑新邑克明教化脩明爾伯正惟克勤乃事職爾尚庶不忌疾惡于凶德之人亦則以反正本身穆穆和敬在居乃位官克閱視監于乃邑新邑謀介助天室王云憂悔吝者存予介呂云介微也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不作能念天惟畀予矜憐爾我有周惟其大介助賚予爾迪啟簡拔在王庭尚加爾事有服列在大僚

多士序商人有服在百僚之怨辭繼以大義裁之此以大僚爲勸予奪闔闢之大用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相勸忱信我命教爾亦則惟不克享享上凡民化汝惟亦曰不享爾乃惟逸放惟頗僻大遠棄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取天之威怒我則致天之罰離逖遠爾土

前勸之以賞此董之以威命討皆天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敬告爾命吉凶之命即前命討之天也一云前

所誥又曰時此惟爾初洗滌自不又新之始不克能敬于和輯睦和平命

自取誅戮則無我怨

王曰又曰所以形容周公拳拳之意情話已終猶有遺語顧盼之光燁然簡冊之上也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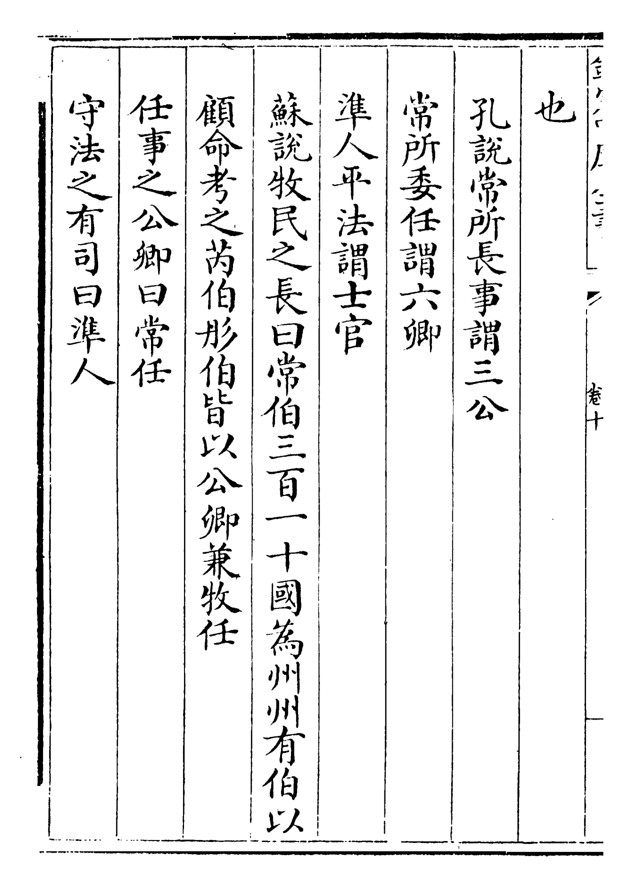
無逸立政相為經緯無無逸之心則立政方冊而已無立政之體則勞於細故秦皇隋文之程石傳餐矣

周公作立政

此周公告歸絶筆也治之大綱任人而已

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先以王矣警之使不以幼沖自待乃若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任準人此下章三宅之以王左右事大臣議政王左右綴衣掌幄帳者如幕人虎賁衛士者有安危之寄焉掌次司裘之屬如虎奔走虎賁氏旅賁氏之屬小臣供役在左右者有染習之移焉

王之尊重矣則在王左右者其可輕乎綴衣虎賁雖微然朝夕親狎其熏陶移養之功直與伯任準之彌綸康濟者相似此冏命僕臣正而后正意政之大者



也

孔說常所長事謂三公

常所委任謂六卿

準人平法謂士官

蘇說牧民之長曰常伯三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以

顧命考之芮伯彤伯皆以公卿兼牧任

任事之公卿曰常任

守法之有司曰準人

呂云三代書他無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

夏云常伯太保也職最親故曰伯又曰牧養之義也

常任太傅也必有建明自任者乃能之

準人太師也王親以為標準者

已用者為三宅　亦為三事

居事牧準之職

待用者為三俊

有事牧準之材

周公曰嗚呼休治之美茲在此王左右得賢知恤憂念之者鮮少哉人主玩焉而不察者多也

此先言知恤之鮮下乃歷告以禹湯文武知恤之事

則王聽之者精

古之人迪允蹈之者惟有夏元后乃有室國家大競强矣籲方招呼俊賢以尊敬上帝賢天所生呂云幹父之蠱迪知真知忱誠恂信于九德臯陶所陳之行乃言曰載采采乃敢夏之臣見其君於賢真知篤信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即告嗣天子王之意矣曰宅居得賢乃汝事常任宅乃牧

常伯宅乃準人（準人）茲惟后（君道之大）矣謀（博詢之人）面（面察之）已用丕（大）訓順德則乃宅人

事　常任　任人

牧　常伯　牧夫

準　準人　準夫

此夏后之知恤也夏后惟實蹈乎此而非苟知之也故雖有室彊盛之餘方尊敬天生之賢不特招納之廣而且採納之精總名曰俊既皆籲之矣而德行有

九隨其鑒裁必迪以知之恂以恍之而非苟知輕信也故當時羣臣乃敢告教以宅人之要使謀之人面之已三宅重任必得大順於德者乃宅之焉而君道盡矣事牧準大臣也所謂政也政柄有歸則庶官之任蓋有司存非人主之職也孔云夏禹時卿大夫室家大强猶招賢事天蹈知誠信九德之行乃敢告君以立政后矣猶王矣事六卿掌事者牧九州伯牧民者準平法者

兹乃三宅無義民

義剛德也非不賢也然較之丕訓德者之渾然剛猶覺圭角之露也夏三宅之選嚴矣雖偏於義德者無之也其必如皋謨所謂常吉者而後膺是選歟吕夏以禹下文言桀乃三宅之任曾無義民孔云三居以宅無義之人

桀德惟乃弗不作為往往日先后所為任是惟暴德小人罔無後

後世

此桀之不知恤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于升大治光典禮詩書昭著於天下者皆是也）乃用三有宅（事牧準之職）克即宅（能就居位而不曰曠其職）曰三有俊（有事牧準之才他日以備三宅者）克即俊（有德而不浮其名）嚴惟丕式（尊大法效之所謂學而後臣）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近而用之畿甸）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遠而合和四方）用丕式見德（大法）

此湯之知人也湯之陟所以丕釐帝命者曰圖任三宅三俊而已用者定其位曰者定其論以待用者也

如高帝之儲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周勃諸葛蜀先主相名亮之儲蔣琬費禕董允姜維所以爲社稷長慮也嚴事之儆式之得大賢而大受焉在商邑在四方近者協焉遠者式焉用賢之功大矣哉

嗚呼其在受紂德暋昏惟羞進刑戮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衆習諸逸醜德之人同于厥政帝天欽罰之乃伻使我周有夏中國式用商受命受帝奄合甸治萬姓此紂之不知恤而天改畀之周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真知三有宅心非貌口惠親灼洞照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即前所謂尊帝釐帝命立民長伯建諸侯立政文武立政之本任人常任準夫準人牧常伯作三事三宅虎賁綴衣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左右攜攜持器物僕百司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庶府太府之屬大都之長小伯小邑之長藝人卜祝巫醫執藝事者表外臣百司外有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太史書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尹伯有司之長庶眾常久用吉良士司徒司馬司空侯國三卿亞次卿於旅眾大夫夷大微邑盧邑烝眾師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邑歸之王者三阪險危之地尹長

此文武之知恤也文武之敬帝立民以知見俊宅之心而已其立政之大端曰任準牧三事矣而自虎賁至尹伯若內若外無小無大以至侯國之卿亞夷蠻內附之君長無不得人則文武之所以知恤者至矣

文王惟克厥宅安心乃克立茲常事衆官有常事於朝司牧人立政養民以克俊敏有德

宅心者宅人之本也傳之以庶官約之以一心

文王罔無攸所兼于庶言奏請詞訟庶獄刑辟訊鞫庶慎兵事謹慎惟

付之有司之牧夫是訓人之以用用所當用違違所當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宅心其原也罔攸兼其體也罔知于茲者所以能深知宅俊之心也

亦越武王率循惟思敉安功文王一怒安天下之功不敢替廢厥文義一怒德率惟謀文之謀從容寬德不殄不隕以並受此丕丕基

論文以心自其本原言之也論武以功自其發用言

之也義德曰不敢替不得已也容德曰從其本心也

一云用義德之賢以戡定用容德之賢以計安立政

任人之意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今日以往我王其立政自我立政不可委之周公矣立事任準人準牧夫伯我王其克自能灼知厥若順即前所謂丕訓德者也丕大乃俾使亂治相助我受所受之天民和謂我庶獄庶慎時是則勿無有小人閒二之自一話一言一話言閒不忘

我則末終惟思成德之彥賢以乂我受民

此以下望王之知恤也王前此委政於公今公歸則自今以始政自王立矣事牧凖之知王當自克矣必得丕訓德之賢任之且勿間以小人一話言閒末惟成德之彥然後任之勿貳而可以當上天托民之責矣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美言咸皆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文子之文德子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正人孔云正道是乂治之

文王罔兼也而可誤乎必得正人以治之可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與下二章三立政字提一書之大目當作絕句立事注絕句牧夫準人三宅則克能宅之使宅其官矣克又能由因其行事繹尋思之茲乃俾乂國商周國則罔有立政用憸小人捷給不訓順于德是使君罔無顯名在厥世

宅之則人與位相稱繹之則表與裏相符乃俾之則一聽其所為矣難於先使小人不得投其隙易於後使君子得以盡其心反是則罔顯矣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專用吉順德士用勱勉相助

我國家

此用前俾乂罔用之法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重事惟專擇有司之

牧夫養民一云以養民之賢用刑

前言庶言庶獄庶慎次言庶獄庶慎至此專言庶獄

獄民命所係所以祈天命長王國者在焉他事誤猶

可改獄可誤乎勿誤獄而擇牧夫則有生之者無傷

之者矣

其克詰治修爾戎兵車馬器械以陟升禹之迹芒芒禹迹畫為九州方嚴整行天下至于海表蠻夷戎狄罔有不服以覲見文王之耿光以揚發武王之大烈功

兵刑之大者刑之誤且不可況兵乎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必安不忘危有奮張無惰偷使奸萌潛折然後前人之光烈不墜周官巡侯甸征不庭克踐此語矣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吉人

曰吉曰常德也憸人則才者也有德之人如穀粟布帛得之生不得死一日不可無也而重遲木訥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於頰舌之閒世主惑於取舍而治亂分焉故周公於卒章特慨歎而申告之

周公若曰太史太史當書簡以垂後世故呼而告之司寇蘇公蘇忿生為武王司寇式用敬爾由用獄重民以長久我王國兹式治獄者當以此為法有慎以列條用中罰中則輕重不差

立政所重在獄故篇終舉蘇公長國之事呼太史書

之使用刑者式之以用中焉一云太史掌典法則凡司寇所用皆出於太史所掌二職相關康叔為司寇必及內史而蘇公之能長國太史預有力焉故周公兼舉以為用刑者法也

尚書詳解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十一

宋　胡士行　撰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金縢幼年書也洛誥還政書也無逸立政教戒書也周官親政書也合而觀可以見成王之本質與其昏明疑信之變講貫啟發之深與其知類通達離師傅而不反過此君陳又過此顧命而成王進德終始之序周公格君造化之功著矣

成王既黜殷命盡去武庚餘黨滅淮夷成王即政再叛還歸在豐告文王廟

作周官

海內清晏創制立法之事可興矣

周官惟周王撫臨萬邦巡侯甸侯國四征弗庭朝綏安厥

兆民六服羣衆辟侯罔不承奉德王德歸于宗周豐董督

正裁治官

虞五服

甸侯綏要荒

周六服

侯甸男采衛要

六服承德則四海皆隨其運轉治官董正則萬世皆入其維持其進不可階級數其大不可尺度量也

王曰若順昔上古大遠猷謀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闕閧屈仲閒不容髮曰唐虞稽考古上古建立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統內外有州牧十二牧十二侯伯五國一長統外治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建官二倍百亦克用乂明王注云聖帝明王立政不惟其

官具官惟其人得人

揆岳牧伯挈其綱也綱舉則目張矣和寧者無為而治唐虞之治體然也百而倍焉不矜於同而同於治要在得人而已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君德夙夜恐不逮及仰惟前代時是若順訓教迪啟厥官

正身以正百官

立太師導之教訓太傅輔以德義太保保其身體茲惟三公論道經經綸

邦燮和理調陰陽三光全寒暑平官不必備具官惟其人得人則任無人寧闕

明則邦國幽則陰陽所以然者乃所謂道也經綸之功藏於無迹和調之妙間不容髮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啟沃而精一之者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孤特自守貳副公弘大化寅敬亮相天地弼予一人

陰陽以氣言天地以形言燮理運之也寅亮承之也

公不言弼一人者論道未有不自君心始特王尊三公若不欲以身煩之

冢大宰天官之長天子之相掌邦治統百官官異職管攝之使歸於一均四海四海異宜均調之使平司徒地官之長掌邦教敷五典常擾馴習蓄養在寛之義兆民宗伯春官之長掌邦禮郊壇昭穆之等聘享射御之節貫本末等文質治神人使不僭和上下使不乖爭陵犯司馬夏官之長掌邦政戎政統六師平邦國平其不平非夸武功天討也司寇秋官之長掌邦禁詰推鞫窮詰姦慝隱而難刑直刑暴亂顯而易見司空冬官之長掌邦土居各居其所不遷異物四

民士農工商時因時使民種樹地利

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調精祲之原而無所治者也

統萬事而分治之六卿實為之綱冢宰相天子統百

官司徒以下皆屬焉而均列之六者綱在綱中而首

豈越身外哉乾坤與六子並列八方冢宰與六卿並

居六職一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率九州牧阜大成兆民六年

五服一朝每一年一服入覲要服不責其必來其年五服各休本國又六年十二年五服一

朝王乃時巡四時巡四岳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詳見舜典大明黜無功削地貶爵陟有功加地進律卿牧倡和表裏有彝矣然久歷歲序非時振之豈無壅滯而不達者乎巡而考焉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合尊卑小大同訓之欽乃攸司不出位慎乃出令審於未然之先令出惟行已出必行弗惟反不可誤而反以公理滅勝私情民其允信懷感學古古訓入官議事以制所學成法

政乃不迷（膠滯疑惑）其爾典常（當代之法）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制度）蓄疑（有疑即辨可否立決蓄而不辨一前一却）敗謀（謀所以不成）怠（不及）忽（過）荒政不學（古）牆面莅事惟煩（牆面則事至無以應不勝其煩矣）戒爾卿士功（業之成）崇（高）惟志（勤由志生）業（功之積）廣惟勤（志由勤進）惟克果（敢）斷（決）乃罔後艱（不果斷則志勤廢矣）位（高）不期（覺）驕祿（厚）不期侈恭儉惟（必）德（實德）無載（容）爾偽（聲音笑貌之為）作德心逸（安）日休（廣胖）作偽心勞（殫其智慮左蔽右隱）日拙（人見肺肝百短呈露）居寵（得君）思危罔不惟畏弗（若不）畏（則）入畏（矣）推（尊）賢（人之賢）讓能庶官乃

和無爭功能不和政厖雜舉薦能其官惟爾之能稱舉匪其人惟爾不任勝任王曰嗚呼三事三公暨至大夫敬爾有官亂治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所以期庶官者大且遠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東北遠夷來賀王俾榮國伯爵作賄賜以財賄肅慎之命冊書一書亡

周公在豐致政歸豐邑成王將沒欲葬成周以已所營不容遠去魯國終始念之

公薨成王葬于畢附文武兆域告周公柩作亳姑孔云成王踐奄遷其

君蒲姑告葬並合一書亡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周公既没命君陳（鄭玄以為周公子然書中皆不及恐不然）分正（尹）東郊（洛之東）成周（殷民所遷）作君陳

此繼周公之任也

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粹美）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君長）兹東郊敬哉

孝恭親愛父母而敬之至也孝則必友德之美孰大

焉本立道生移之官政何不克之有

昔周公師敎保安萬民民懷感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循

厥常法懋勉昭明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化商之道盡矣後來者懋而勉之可也紛更之

不可也

我聞曰呂云聞之周公至極治馨香形質正而氣臭升正者有方升者無方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感于神明黍稷非為不足馨明德之至治之本惟

馨爾尚式法時是周公之猷道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商頑非可以勢迫感孚之道至精至微周公之猷訓具在惟有日新篤實之功者能體之

凡常人未見聖若如恐不弗克得見既見聖亦不克由導行聖爾其戒哉

君陳親見周公者故以不克申戒之

爾惟風君子之德下民惟草小人之德圖謀厥政莫或不艱思艱有

廢罷所有興起所無有出入反覆自從爾師衆虞度庶衆言同

則繹紬思爾有嘉謀嘉猷出入虞繹而盡善者則入告爾后于內爾

乃順承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皆若如時是惟良顯哉

風動草偃機括之繫如此而可不艱乎廢興更革尤當斟酌始謀之衆終歸之君一毫有已之私不容焉良顯宜哉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大訓無依恃勢作威無倚專任法以削刻寬寬厚之中而有默有制法制從容暇豫以和此和中之體當然殷民在辟法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恕爾惟勿宥不徇

上意惟厥中循理而已有民有弗不若順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

懲以可以止戒辟罪乃然後辟不可泛施狃習于姦宄敗常亂俗

三三犯細小雖不不可宥恕也刑故無小之義爾無忿怒疾惡于頑敏者舉隅

而已得頑者提耳而未諭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成有容

忍猶有堅制力蓄之意容則洪裕寬綽忻忻然有餘地矣德乃大忍言事容言德淺深固有閒簡

擇厥修能修飾者亦簡其或不修進用厥良善以率其或不

良

頑可疾也而化之者不可疾也自三細不宥之外餘

皆忍而容之可也旌別淑慝舉善教不能所以化之者蓋有不迫之道焉

惟民生（天降之衷）厚（本厚）因物（有物）有遷（移而為薄）違（不從）上所命（令）從厥（上）攸（所）好（意）爾克敬典（五典）在德（實有諸己）時乃罔不變（化實德感人捷於桴鼓）允升于大猷（道）惟予一人膺（當）受多福（化之博福之厚也）其爾之休（美）終有辭（名稱）于永世（福之厚名之長也）

民性本善顧上有好者率之耳德化行世道升君之福臣之名何有紀極君陳可不勉哉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臨終回首作命）力疾臨朝二公受重任所以公天位嚴大寶懲三監流言之變也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十六）王不懌（悅快）甲子王乃洮（洮）頮（盥）水相（扶）被（加）冕服憑（依）玉几乃同（並）召太保奭芮伯彤伯（宗伯）畢公（司馬）衛侯（司寇）毛公（司空）師氏（大夫）虎臣（宿衛）百尹（官長）御

事

班庭聽命

王曰嗚呼疾大漸進惟幾危病日臻至既彌久留恐不獲得誓告言嗣續茲我志予審詳訓敎命汝

此述顧命之意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布重光如舜言重華奠定麗民所依附富之陳布敎則肄習之久而理事貫徹肄不違違道用以克達推而代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我小子敬迓迎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亂

逾越今天降疾殆恐孔云危也絕句弗興起弗悟省爾尚明明聽

時朕言命用敬保元太子釗康王名弘大濟渡于艱難之業

柔懷遠能和邇安慰勸導小大庶邦思夫人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自當自亂治于威儀有威儀之則皆天命也爾無以釗冐昧貢進于

非幾威儀之非當於其幾微謹之

此顧命之辭也謹威儀者所以迓天命此可以見成

王之學力臨死生而不亂矣

茲衆臣既受命顧命還歸出徹綴衣帷幄于庭越翼次日乙丑

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朝臣之賢俾使爰于齊侯呂伋太公子仕王朝宿衛以二二臣執干戈虎賁百人逆迎子釗於南門之外入自端門內外咸覲延迎入翼次室恤憂宅居宗主天下丁卯命作冊板書立康王度依法越七日癸酉既殯伯方伯相作相召公命士須預致材共喪百用之木狄下士設黼畫斧扆屏風設之牖戶之間綴衣帷帳

南

畢門

西序

阼階 右塾

賓階 左塾

東序

西堂

東堂

西夾

側階

東夾

北

陳儀物
象生時
傅顧命

牖閒(窗東戶西)設一座南嚮敷重(二重)篾(桃竹)席黼(白黑繒)純(絲)華(文彩)玉(飾几)仍(生時几舊用)几

此朝諸侯見羣臣之坐也

西序(廂)東嚮敷重底(蒲苹)席綴(雜色)純文貝(玳瑁)仍几

此旦夕聽事之坐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莞苹厚)席畫純雕(刻)玉仍几

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

西夾(夾室隱映之處)南嚮敷重筍(竹篺)席玄(黑)紛(組)純漆仍几

此與親屬私宴之坐也

越玉五重弘璧琬與琰大玉夷玉天球陳寶寶器赤刀大訓河圖赤色刀武王伐紂時刀大訓典謨弘大璧玉琬珪琰圭皆九寸在西序大玉玉之大者夷玉玉之常者天球磬河圖伏羲時神馬所負圖在東序廂

此玉寶陳之兩廂

胤胤國所作之舞衣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在西房兌古巧工之戈和古弓人之弓垂舜共工之竹矢在東房

明堂五室此路寢特有東西房者鎬京室武王之制

左右房也

大輅玉為車首在賓西階面前綴金次小輅在阼東階面先象與玉配輅在左塾夾閒側室之前門內之西自外向之在左次輅木次象在右塾之前

成王殯在西故以上所陳座位器物以西為上

二人雀赤黑如雀弁士服執惠三隅矛立于畢門路寢門之內四人綦青黑弁執戈上刃鐵向上夾兩東西階戺堂廉盡處

士皆立堂下

一人冕大夫服執劉鉞屬立于東堂路寢東門之前堂也階而立以備升降之一人冕執鉞斧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戟立于東垂路寢東階四達地一人冕執瞿戣屬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矛屬立于側階堂北惟一階謂之側階猶言特階也堂垂立者四人二人立東西堂二人立東西垂則堂之南宿衛備矣故此一人立堂北側階

大夫皆立堂上新王在東故執兵衛之人先東後西

王麻冕黼裳主祭服當尊成王受册命由賓階猶以子道自居隮升卿士邦

君無事於奠祼故不純用祭服麻冕蟻黑裳祭服裳皆纁變其裳者酌吉凶之閒入即

就位太保召公受遺太史秉冊太宗宗伯典禮皆麻冕彤纁赤裳祭服太

保承奉介圭天子之守尺有二寸上宗宗伯奉同爵名瑁諸侯即位天子賜之至來

朝執圭天子天子以瑁冒其刻處大小相當則本所賜此天子之權也由阼階隮以先王命奉符

璽以傳嗣君有主道焉太史秉書奉冊贊王與王接武由賓階隮御進王冊

命

儀物備乃延康王受冊命

曰皇大后君成王憑玉几力疾道稱揚舉末臨終命命汝劍嗣

繼守訓末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法燮調和天下用答揚文

武之光訓

此顧命冊辭也

王新王再拜興答曰眇眇微予末下小子其能而亂治四

方以敬忌畏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進爵神位三祭酹酒於地三

咤奠爵於地上宗曰贊王饗享此福酒

此王受冊而奠也

太保受同王所執同降下堂盥盥手以更用異別同秉璋半圭以酢報也

謂王祭而太保又祭授宗人小宗伯同拜拜成王告已傳顧命王答拜亦拜成王尊所受顧命太保受同祭祭於柩嚌飲福至齒不飲宅就位不動授宗人同拜曰事畢王答拜

此太保告傳顧命而祭也

太保降事畢降階收徹器物諸侯出廟門畢門也在應門內俟待新王命

皋外朝朝士雉庫應內朝司士路燕朝路寢

門所掌門門門所掌門大僕所掌

路門又曰畢門以成王在殯故又曰廟門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除喪乃咨岳牧訪羣臣經也康王之誥權也太甲受伊訓於居憂之時禮之變昉此矣

康王既尸主天子遂乃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所以鎭浮議折奸萌也

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即畢門外內朝也圖見前太保召公率西方陝以西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陝以東代周公諸侯入應門右北面以東為右西為左皆布陳乘四馬黃朱厥篚爲贄見新君賓諸侯於王

為賓稱諸侯中一人前舉致辭奉執圭兼幣曰一二臣衛藩臣敢執壤土所生物奠贄見皆再拜稽首王義以義嗣繼德先人德答拜

此分班也諸侯兩列二伯率之

太保冢宰暨芮伯司徒二公為班首咸進少進相相禮者揖揖在位皆進皆再拜稽首

此合班也六卿前列冢宰司徒班首也

曰太保以下進戒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紂因文王羑里憂患艱難莫甚焉若於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不順矣克恤

憂念西土以己體人視民如傷惟新陟升遐王成王時未謚畢盡協合理於賞罰戡能定厥功文武功用敷布遺後人休美今王敬之哉張皇大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少得命之命

此太保以下進戒之辭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初立謙稱名報答誥昔君文武丕大平均富養至仁無外也不務咎罪罰志仁矣無惡也厎止至毫髮未至則不能止其極齊一信毫髮未實則不能一於信用昭明篤實則輝光表裏之稱也于天下則亦有熊羆忠勇之士不二心忠直之臣保乂王家

君臣盡道用以端正理命受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式教厥道付托畀

予四方乃命建侯樹立屏藩在我後之人

文武達君德明仁體長人而不嗜殺人者也篤實輝

光而又有忠臣保之天命之受一出於正無少回曲

既得天下均天施分天職封建以遺後人異乎罷侯

置守以私其子孫者矣

今予一二伯父同姓尚庶胥相暨與顧念綏安行爾先公之

臣服于先王之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人臣無已以人

主為己人臣無心以人主為心用奉承恤憂厥若所當順者無遺與鞠稚子

羞謙沖不以威力要求感人心之至者也

此王報誥之辭

羣公既皆聽命相相禮者揖揖之出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冕服非得已也

尚書詳解卷十一

尚書詳解卷十二

宋 胡士行 撰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康王命作册畢分善惡居里所居里成周遷商之地言周道以殷民而後成郊作畢命

此代君陳之任也殷士始遷時反側未安故周公謹始一以包容君陳和中則簡修簡不修矣至畢公成終則世道已升善惡又可白矣所謂道有升降政由

俗革也

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三日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鎬京至于豐告文王廟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安治東郊洛邑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畢公以太師作方伯父者同姓之尊者也惟文王武王敷布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得之難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安之難毖謹殷頑民遷于洛邑密親邇近王室式用化變厥訓教既歷經三紀十二年為一紀世三十年為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此前人積累艱難至此康王享之甚可念也

道有升降殷末道之降也繼周公君陳之化而日月否者泰矣政由因俗革改不臧善厥臧民罔無攸所勸勉

方周公時善惡不欲大明至畢公時則當別淑慝矣

惟公懋德懋則貫稚𡖖而不息克勤小物事也勤則小大而無間一弼亮四世

四朝元老終始一心正色風厲百官率下表儀朝著罔不祗敬師言衆望素孚人皆敬服嘉美績功多多見于先王之世予小子垂衣拱手仰蒙賴成功

畢公元老也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

總大綱而稱其勤小物蓋不以成德自居造次必於是非至誠不息者不能也誠則不嚴而威不動而化不言而信先王賴之予小子亦賴之誠之功用大矣哉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記識別分淑善慝惡表異厥其宅所居里若今孝子順孫旌表門閭彰明善癉病惡樹立之風聲使人向慕風動草偃聲振響應弗有不率循訓教典常殊異厥井所井田畝疆所居疆界王制所謂簡不率教者移之俾使克畏惡慕

善申重畫分郊郊外圻圻界慎固封疆守備以康四海

君陳時為惡者猶衆故主寬至此漸嚴矣

政貴有恒常辭辭令尚貴體要大體簡要不惟好異怪商俗靡

靡詭隨利口惟賢紂拒諫飾非餘風風俗未殄絕公其念哉

有常體要治道當然於商俗言之尤對病之藥

我聞曰世世傳祿食祿之家鮮少克由禮以蕩驕縱陵蔑德實

悖逆天道敝壞化習奢侈麗美萬世同流如一茲殷庶士

席憑藉寵光寵惟舊久怙恃侈滅義服衣美于人驕淫矜侉

將由用惡終雖收周化收放心閑防之惟尚艱難資財富足能訓教惟以永長年惟德實然惟義當然時是乃大訓訓之大不由用古訓德義有證于何其訓

放商人之心者人欲也所以防之者天理而已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在茲殷士保治就業之心也不剛過不柔不及厥德允信修惟周公克愼厥始遷商之初造端正始不可不謹惟君陳克和厥中繼周公後保養撫摩以和爲貴惟公克成厥終耕而不穫前功廢矣終之責尤重三后協合心同底極致于道道洽周浹政治

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

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聲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即君陳篇終之意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

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畢公不待規也而不忘規三代君臣之相與無時不

警戒也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君牙初年書也吕刑末年書也中閒八駿之失不能保其初心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雖非令德猶為令王

穆王（穆王立而周道衰）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契為司徒所受纔一語君牙之贊書文勝甚矣然周之典刑文獻多在焉學者所宜盡心也

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史不可考）世篤忠貞（正

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周禮司勳凡有勳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太常旗名畫日月示其功與日月同久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餘緒基亦惟念先王時之臣克左右亂治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氷欲泮今命爾予翼輔作股肱心膂腰膂纘乃汝舊祖父服事無忝辱祖考父弘大敷布五典常式用和民則降衷之天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中正即則也以身之天率民之天

此教以身教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嗟冬祁大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天時之常民皆怨之其情之難保如此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司徒掌教擾民兼教養之職故以養民之難告之

嗚呼丕大顯哉所以興周者坦然明白文王謨謀丕承繼哉武王烈功啓開迪佑助我後人子孫咸皆以正罔缺失爾惟敬明敷乃司徒訓五教用奉承若順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合于前人祖父

文謨武烈正大周密去之百餘年而如一日也在後之人奉若對揚之而已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臣舊典法時是式用民之治亂在茲式惟治否則亂率循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君之有乂

冏命第二十八　周書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僕臣之長作冏命

此立政重綴衣虎賁意也太僕掌內朝職雖微而與君最近

冏命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居)丕大后(君)怵惕(警畏)惟厲(危)中夜以興(起)思免厥愆(過也穆王父昭王溺死漢水故其哀懼如此)昔在文武聰(聞遠)明(見大)齊(致一不變)聖(廣運能通)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小臣)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

文武君臣之際盛矣主聖臣直合而言之固咸懷忠良也别而言之地愈近選愈精曰罔匪正人蓋髮櫛而苗薅之不容一不堅正者厠其閒也則其於旦夕

閒無寒之者矣

出入起居所與皆正罔有不欽敬發號施令誠敬之著罔有不臧善下民祗若順萬邦咸休

此旦夕承弼之功也使出入起居閒少不加省欲謹之號令閒得乎

惟予一人無良不及文武實賴左右前後親近有位之士匡正其不及繩直愆過糾察謬失格正其非心俾克紹繼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官長正宰于羣僕侍御之臣懋勉乃

后德交修不逮(及)愼簡乃僚(屬)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不正)媚(求愛)其惟吉(善)士僕臣正(救君之失)厥后克正僕臣諛(從君之非)厥后自聖(不聞過)后德惟(因)臣不德惟臣爾無昵(近)于憸(小)人充耳目(為君耳目)之官迪(導)上以非(不合)先王之典(法)非人(得人)其吉惟貨(貨財)其吉若(如)時(是)瘝(病)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罪)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常)憲(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呂命命呂侯為司寇穆王訓明暢夏夏尚贖刑金作贖刑之法作呂刑

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歲耄昧荒迷度權度作刑以詰禁四方

穆公氣質有絶人者八駿之馳雖失道要非齷齪者所為及血氣衰矣耄荒之年訓告四方上引遂古下及民情朗然精明亦加人數等使無中年之失所至豈易量哉

王曰若古有訓東遷以前大訓河圖尚藏王府三皇五帝之事尚見於書不可不詳玩蚩

尤據黃帝紀乃炎帝末最暴虐之諸侯九黎國號蚩尤惟始作亂上古民淳無敗常之事始亂者
蚩尤也延連染及于平善民罔不寇攻劫賊殺人鴟義義如鴟鴟害物姦
宄奪攘矯僞虔劉殺苗民顓頊誅九黎其子孫為王國曰苗弗不用靈善
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自以為法殺戮無辜爰於始創
淫為劓截鼻刵截耳椓椓陰黥墨額越於茲麗施刑并一切制斷不問輕
重罔無差擇有辭自直之辭者民興起胥相漸染泯泯相似棼
棼散亂罔無中當于信以覆反詛盟不畏神明虐威庶戮方告
辠無辜罪于上天上帝監視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

腥

黃帝翦蚩尤於涿鹿矣而苗復出為惡開五刑之法而又淫用之

皇帝堯哀矜憐庶衆戮遭苗殺戮之不無辜罪報虐苗之虐以威德威遏止絕苗民無世子孫在下天下乃命重羲黎和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神降之奸

蚩尤三苗之虐民無所愬聽命於神天地人神雜揉瀆亂帝命重黎修明典禮尊卑上下限絕不通

羣后（在朝羣后）之逮及在下（羣吏）明明（精白一心）棐（輔助）常（常道）鰥寡無蓋（蓋蔽不得自伸）

民不復求之神常理明而情實無不得達者矣

皇帝清（明目達聰）問下（卑）民鰥寡有辭（言）于苗（苗之餘孽）德威（不怒而威）惟畏（苗自畏）德明（不察而明）惟明（苗自悟）乃命三后恤（憂念）功于民伯夷降典（天地人之三禮森然各有明法）折（逆折）民（民邪安）惟刑（刑之理）禹平水土（洪水）主名山川（辨山川之主名以定九州之鎮）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富盛）于民士（士師皋陶）制百姓于刑之中（中典）

以教民祗敬德

苗遏絶矣而餘孽猶為民害帝清問得之益修吾德苗遂畏明于威明之下則害民之患息而後恤民之功可施降典正其心也平水定其居也播種厚其生也三后功成民殷富矣防民之刑乃用中典於以收斂其敬心而教之德此德刑先後之序

穆穆和敬在上君明明精白在下臣灼光于四方民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示于刑之中率悉乂治于民棐輔彝常性

堯君臣同德光于四方民皆觀感惟德之勤則刑之明非以毒民乃所以棐其彝性也自伯夷之典迄皐陶之刑制度文為具矣自穆穆明明至乂民棐彝則精神心術之運也苟無其本前數條卜祝工役農夫胥史之事耳

典獄（堯時典獄之官呂云此以戒當時典獄之官）非（不特）訖（絶）于威（威脅）惟（亦惟）訖于富（賄賂）敬（欽）忌（恤）罔有擇言（無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我）作元（大也乾元之元）命配享（當天意）在下

獄之不公威脅利誘兩端而已堯時典獄惟能兩絕之而加以欽恤參貫積累馴致其道言行粹精無過可擇則德與天合命自我作輕重上下無非天理雖在下而可上當天心以配之矣夏云有罪當誅威不可廢非欲斷絕之也惟欲斷絕賄賂以求富耳呂云刑可祈天命則功在王室祭於大烝與享無窮矣

王曰嗟四方司掌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天之民牧乎今爾何監視法非時伯夷不典刑播刑之迪理而已舍臯陶而言伯夷禮所以折民於

未犯刑之先理也所以致其原也刑所以折民於已犯刑之後法也所以治其流也其今爾何懲戒惟時苗民匪非察究于獄之麗輕重當施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既威虐奪貨又奪於貨利斷制一切五刑以亂亂虐無辜上帝不蠲潔降咎于苗誅之苗民無辭說于罰乃絕厥世

獄重事也不察者視為刀筆吏之事故告以天牧使知其職分之大監其厚天敘如伯夷者懲其拂天意如有苗者則庶乎無負於天之牧矣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穆王享國

百年其同姓諸侯尊卑昭穆如此之多皆聽朕言庶有格至命有終不中終今

爾罔不由慰安行自喜日日日也汪云音曰勤爾罔無或戒悔艾不勤

他事不勤而能戒可也刑苟不勤而戒則傷人矣何可哉天以刑齊整于民俾使我君五

刑五用一日之間非終不能終天之事惟終能終天之事在人在典獄之人勤與不

勤爾尚庶敬逆迎奉天命齊天之命以奉我一人雖畏人所畏勿

畏雖休人所休勿休惟敬天德五刑以成三德剛柔正直所以權是刑之

輕重與輕重之閒者一人有慶君之福也兆民賴之民之幸也其寧安王國惟

永

刑天討也畏之休之而上下其手則非天矣惟主敬而以天德用之則德成而君民皆蒙其福王國之長可必矣一云俾我屬之君也君豈能一日之閒終之哉所以惟終之者在典獄得人而已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并異姓同姓諸侯而並命之告爾祥善也好生之德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當擇者非人典獄之人乎何敬當敬者非刑用刑何度當審度者非及獄所連及株根枝蔓者乎兩爭造造庭具皆備巳在

目前師羣有司公衆聽察斷五辭兩造之辭刑有五等五辭簡核實一云簡要辭審之當者也孚信正加于五刑五刑不簡不簡則可疑正于五罰降爲贖金

五罰不服疑出於枉正于五過降爲過則宥之五過之疵病也謂以私意故縱

惟官惟勢惟反報恩惟內女謁惟貨賄賂惟來往來干請其罪私縱之罪與人所犯罪惟均同其審察之之精克能一云克己私之五刑之疑不簡有赦

正於五罰五罰之疑不服有赦正於五過其審克之簡孚有衆師聽惟貌辭可僞貌不可掩有稽考無簡不聽斷具嚴畏天威

刑降罰罰降過固天德也然苟以私行之反非天矣

墨辟涅額疑赦刑從輕其罰百鍰贖金六兩曰鍰閱檢實移其罪罰雖輕亦不可濫劓辟截鼻疑赦其罰惟倍二百閱實其罪剕刖足辟疑赦其罰倍倍二百為四百差又加一半為百鍰通五百鍰閱實其罪宮男割勢女幽閉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死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條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刑律也屬比例也人情無窮法所未盡則比例其輕重而上下之無僭差亂辭辭在此而差之彼辭本直而亂為曲皆斷獄之大弊勿用妄用不行條例偶無裁決不行惟

察察情惟法守法其審克之

此贖刑之令也

上刑罪重適輕情輕下服服下刑下刑罪輕適重情重上服服上刑輕重諸罰有權權其情加刑刑罰世輕新國用輕典世重亂國用重典惟齊均齊非齊適輕適重世輕世重若非齊也乃所以均齊有倫倫數有要會要

適輕適重一人情之輕重也世輕世重一代世之輕重也斟酌升降不拘於一若不齊而乃所以為齊此中也權也時也非有倫要者能之乎

罰金懲小懲非不至死人猶極于病殫人財力亦不可差非佞口折斷
獄惟良溫良長者視民如傷折獄罔非在中中則輕重不差察辭辭有情偽于
差前後異同處真情可見非從偽辭惟從真情哀矜敬謹折獄明澄定精神湜雪
耳目啟問刑書法胥眾相胥占占度裁咸皆庶庶幾中正其刑其罰
其審克之獄成獄詞成而孚得其情實輸奏之上而孚如其本情其刑
上備一人數罪一罪數法奏於上必備載之有并兩刑并兩刑則從一重者斷備其載者有
司制其義者人主也
此獄成而聞於上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長族同姓朕言多懼非諳於世故不及此

朕敬于刑有德之人惟刑今天相輔民作立司刑者配命天在下

明清明而又清表裏洞徹于單偏辭兩造之辭曲直易分一偏之辭毀譽難辨民之亂爭競紛紜罔不中執中道聽于獄之兩辭不偏徇於一無或私家私於其家贖貨鬻獄于獄之兩辭獄貨賄賂非寶惟府聚辜罪功報以

庶衆尤禍永當長畏惟罰天罰非天不中天之罰非天不中也惟人在

命人所為善惡即天命禍福天所以罰不極不協於極庶民罔有令善政在

于天下不極者不罰而待天罰是我私家而故縱之也其無令政甚矣爽惟天其罰殛我我之罪乎天

(之不中乎)

此可以觀世變矣虞書訓刑無此事可戒也

王曰嗚呼嗣孫(諸侯嗣世子孫)今往(以往)何監(視法)非德(實德)于(與)民之中(乎)尚(庶)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窮)之辭(獄辭)屬(附)于(於)五(五刑)極(各協於極)咸(皆)中(凡中一偏不可言咸)有慶(中則有福)受王嘉(善)師(衆)監于茲祥刑

降於民為中得於已為德中德一也用刑者無德則犯刑者失其中矣然則典獄之當監者非以德而體

民之中乎爲胤孫者可不明聽此訓乎是訓也惟哲人能盡之哲則天理明其於聽刑之際雖僞辭紛紛無窮而各附之極刑無不中而慶豈外至乎故斷之曰受王嘉師嘉之一字以見民之性本中本善其陷於罪者非其本心也民嘉矣而吾之刑其可不祥也邪一云明聽聽刑也無疆之辭無窮之譽也

尚書詳解卷十二

尚書詳解卷十三

宋 胡士行 撰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此篇作於東遷之初以上為成康為文武以下為春秋為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會也文侯之命權猶自天子出夫子猶有望焉故序之書 委靡至魯隱公初平王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夫子且絶望矣此平王所以為書之終而春秋之始也

平王錫晉文侯名仇秬鬯圭瓚以圭為杓此周公二卣之錫也作文侯之命

幽王娶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與犬戎攻弑幽王晉文侯鄭武公立宜臼是為平王平王無枕戈復讎之志顧以文侯之立已自足而以成王錫周公之禮錫之夫子之序蓋[illegible]之且傷之也

文侯之命王若曰父不曰伯父叔父而曰父尊之也義和不名而字之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天敷聞在下民惟時上帝集

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臣克左右昭事厥辟君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民皆悅服肆先祖成康懷安在位以降

文武之精誠平王何足以知之然老師宿儒之傳未泯猶能舉其語也降是則異端起而言帝王者始支矣

嗚呼閔傷予小子嗣繼造遭天丕愆過則稱已不咎幽王此周家忠厚之遺也殄盡絕資用澤恩于下民侵犬戎侵伐戎傷我國家純大即我御事皆進新罔或耆老壽俊在厥服位予則罔克興衰撥亂

曰所望曰惟祖惟父同姓諸侯之尊老其庶伊此恤憂念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安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唐叔汝肇刑法文武用會合紹繼乃辟君追孝于前文人文德之人汝多功多修治扞衛我于艱若汝予嘉

文侯未必能踐此言也平王不自意得之視之為多也燕昭小國慨然復讎而士爭趨燕惜平王之無志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晉視爾師衆寧爾邦國用賚予爾秬

鬯一卣彤 赤 弓一彤矢百盧 黑 弓一盧矢百 諸侯賜弓矢得征伐

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 簡核 恤 憂

爾都 國都 用成爾顯德

嗚呼周之終於東周於此章見之大讎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臥薪嘗膽之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釋然遽自以為足曰歸視爾師寧爾邦恤爾都兵已罷矣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轍其不復西矣夫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周之東王道不可復得如伯禽之治兵穆公之悔過則可以庶幾於王道故升二書以補之

魯侯伯禽初封宅都曲阜徐夷三監及淮夷叛並興東郊東門外不開閉城作費誓

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伯禽初就封驟當徐夷之變一旦誓師曲折詳盡若老於行陳者蓋聖賢之學本末並舉而無遺故也

費誓公曰嗟人無譁喧聽命徂往茲者淮浦夷徐州戎

並興侵東郊善敹簡乃甲冑兜鍪敿施紛乃干楯無敢不弔極至

備乃弓矢鍛鍊乃戈矛礪磨乃鋒刃無敢不善

夷戎意伯禽之未更事也而伯禽所以應之者整暇

如此

今惟淫大舍放牧牿平日閑牢所牿牛馬于費地杜塞乃擭張獸機檻敜

乃穽陷獸坑無敢傷損牿牛馬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戎備修則師出此以除道路也

馬牛其風遇風昏亂奔逸城濮之役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臣妾逋逃潰散此行

師之變不可不預戒勿敢越亂部伍逐追祇復歸之我商議賚賞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羣行攻劫攘物至而取踰垣墻竊潛入盜物馬牛誘以言調人臣妾汝則有常刑

此以嚴部伍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具乃糗乾糧無敢不逮及汝則有大刑

此出師之期會也

魯人三郊國外三遂郊外孔云東郊不開其地被兵故不便峙乃楨築所立兩木

榦兩邊障土版 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同生遺免

非不殺至

甲戌出師同日而築且攻且守戎不得撓城築也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餉屬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其臨事而懼嚴密如此豈宋襄陳餘之所謂仁義乎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帝王之澤至文侯之命竭矣受以費誓以故國之法

制猶可因也受以秦誓以禮義之在人心猶可復也

充穆公之心因伯禽之法馴致帝王何遠之有觀書之終而後知帝王之道初無所終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事詳見左傳僖三十年襲鄭書伐發其謀也滅滑書鄭誅其心也晉敗諸殽乘人之隙人亦乘之出乎爾反乎爾也還歸作誓傷於外者反於家動心忍性將以進於帝王之治者此其階也始終予奪立義之精春秋之筆乎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眾）言之首（總要）古人有言曰民訖（盡）自若（順）是（理）多盤（樂）責人斯（則）無難惟受責（人責）俾如流（易）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過往）若弗云來

鄭之伐不若是也蹇叔之怒責人不受責也公今而後悔之矣汲汲然改圖之懼日月之不我與也

惟古（執古義）之謀人（謂蹇叔）則曰未就（成）予（我所欲）忌（惡）惟今之謀人（百里孟明西乞術白乙丙杞子楊孫逢孫）姑（且）將以為親雖則云然

如前之過尚庶猷詢問兹黄髮老成則罔所愆過

此覺昨非而圖今是也

番番武勇良善士旅精力既愆過也謂老成人我尚庶有之仡仡壯勇勇夫射御不違謂新進前所侈過門超乘者也我尚不欲喜惟截截察善諞巧佞言俾使君子易辭為所眩惑改易其説不得自伸我皇大多有之謂杞子等昧昧暗昧我思心思之暗故受欺之如有一介耿介臣斷斷專愨猗兮無他技藝能小智者大受之賊無他技則賊之者寡矣其心休休焉廣大其如如是有容呂云其如者莫測其量難形容也人見人之有技若如已

有之人之彥美聖通其心眞心好愛之不啻止如自其已

口出口所稱有限心之好無窮是能眞能容容人之善之以用保安我子孫

黎民亦職主有利興邦哉

此人如天涵地育無所不包所謂好善優於天下況

秦國乎一云不啻如自已口所出言視人之善猶於

已之善也

人之有技冒蔽疾害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背塞之俾使

不不得達上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危

哉

穆公前日之怒蹇叔甚不能容幾於亡矣殽之敗其殆矣乎今而後知悔之也

邦之杌隉危殆不安曰由從一人不能容邦之榮華懷安亦尚庶一人一介臣能容之慶

此以總結前說也呂云安危皆由我一人所任公所以責已也○穆公之悔過善矣何為而有拜賜焚舟之師哉知之非難行之惟艱然實其言則可為湯武

也故夫子取之

尚書詳解卷十三